

第

七十四

集

粵雅堂叢書

第

七十四

集

粵雅堂藏書

草廬經畧卷四之目

恩信

果斷

持重

迅速

貴和

尙暇

尙靜

尙祕

尙忍

尙整

治力

治氣

治心

治重

治潤

治計

治財

草廬經畧卷四

無名氏撰

恩信

世之論將者地位之高撻伐之威俾敵聞風遠避而已至招攜懷遠之畧則鮮有知者緩德化而先驅除謂爲勝算可乎夫豺狼之性誠不可以禮義感然善惡亦須分別則德刑還宜並施是故撫之以恩示之以信收仇敵爲腹心但在酌事宜達權變知情僞洞幽隱毋徒慕恩信之名而自貽其害也倘智不及此敵或因我廣開恩信便爾乘機挾變轉奉琛爲露刃或姦行帷幄或臨

直隸總督卷四
陣反戈或暗洩軍情或竊焚糧車輜重或約賊內外咸
進或設計陷誘人馬稍爾不察爲患非輕此又爲將者
所宜預防也

羊祜鎮襄陽開市大信於吳人降者欲去皆聽之綏
懷遠近甚得江漢心與敵人交兵尅期方戰不爲掩
襲計將帥有進詭詐之策者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
掠吳二兒爲俘者祜遣使還其家後吳將夏詳邵顗
等來降二兒之父母亦率其屬與俱吳將陳尙潘景
來寇祜追斬之美其死節而厚加殯殮景尙子弟迎

喪祜以禮遣還之吳將鄧香掠夏口祜募縛香既至
宥之香感恩率部曲而降自是降者前後不絕祜出
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賞之每聚眾江
沔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
所得者皆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服稱爲羊公而不
名也陸抗每告其戍兵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
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

种世衡知環州番部有牛家族奴訛者素倔强未嘗
出謁郡守聞世衡至遽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

帳往勞部落是日夕大雪深三尺左右曰地險不可
往世衡曰吾方結諸羌以信不可失期遂緣險而進
奴訛方卧帳中謂世衡不能至衡蹶而起奴訛大驚
曰前此未有官至吾部公乃不疑我耶率其部羅拜
聽命羌酋慕恩部落最强世衡常夜與飲出侍姬以
覘之旣而世衡起入內潛於隙中窺之慕恩竊與侍
姬戲世衡出掩之慕恩慚懼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
耶卽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二者使討之無
不期剋其後百餘帳皆自歸莫敢二是皆恩信之效

也

穆宗時所以待俺答者酷與此類釋犯順之深仇禮
來奔於亡子因其迎請厚遇遣還信使往來情逾父
子遂令五十餘年邊靖烽息

總之恩信之施出自明智察來降之隱念不墮術而
隲功有推誠以安邊無招尤而起禍不至如蔡牟岑
彭之被刺郭絢李元平之致賊內應者斯爲善矣

果斷

大將臨戎制勝未有不敗於畏縮而成於剛決者故曰

直隸總督名臣
三
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灾生於狐疑或延攬忠告
或獨攄神機參伍詳審料敵設計得策輒行豈容留滯
是故不模稜而廢可底之績不後事而失可赴之機圓
轉迅發決斷如流才明練達稱良將也嘗觀剛愎自用
者亦未始不藉口於果斷彼其所謂斷者不度可否不
聽良謀作事憤憤恣行胸臆敗所由來也夫果斷之道
託基在明明則無不當矣

曹操與袁紹相持官渡許攸謂紹曰操盛兵在此許
都必虛遣兵從閒道襲之不勞而下奉迎天子首尾

相攻操可擒也紹疑而不用攸奔曹操勸操襲烏巢
屯糧之所操卽從之紹潰夫攸事袁最久而於曹操
爲新奔之虜心事未可托紹不行其言乃操不疑而
用此緣袁紹多謀無斷而操能斷也荀彧郭嘉嘗謂
操曰公有十勝紹有十敗紹多謀少決失在事後公
得策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也將之不可無斷如此
乃晉武平吳獨斷而克苻堅伐晉獨斷而亡一則以
好勝而智昏一則以納忠言而明信乎斷生於明明
生於從善慎無偏任己衷以執拗也

持重

六術有云號令欲嚴以威賞罰欲必以信處舍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參以伍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此其說大率多持重也否者僥倖乘危輕進而易退銳於見敵事至而周章或矜已之長而爲人所誘或忽人之計而嘗試其軍或變動無常急遽無漸兒戲無備過險而不戒布陣而不整置壘而不堅料敵而不審慮事弗精馭軍弗嚴決勝弗周是數者皆持重之反也明於此而反

其所爲則進不可禦退不可追暗不可襲明不可攻何敵能謀而勝也哉

程不識之爲將也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刁斗士吏治軍薄至明而不得休息虜不得而犯之

趙衛尉之爲將也遠斥堠正部伍行則必爲戰計守則必堅營壘先計而後戰務遠畧不務近利規畫羌虜詳審周悉辛武貴欲人齎三十日糧分道出擊罕开衛尉備言其利害不爲僥倖之計皆得持重之道也將持重則罕有所失由此而迅速也是安舒中之

敏捷而發以時也由此而詭譎也是鎮靜中之奇變
而投以機也由此而果斷也是精詳中之神武而出
以慎也夫亦安往而不善也哉用兵綱領全在於此

迅速

兵者機以行之者也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批亢擣虛能
使敵人前行不相及眾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
相收者非迅速不可也故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
乎至於無聲若從天降若從地出若飛電閃爍令人倉
皇四顧不可方物大要料敵欲審見機欲決原非履險

蹈危倖功於萬一者也倘虛實有未知地利有未熟敵情有未諳我勢有未審徒慕迅雷不及掩耳之名而以我之輕易當敵之有備用率孤軍深入重地欲進不能欲退不敢攻城不得擄掠無獲糧道旣絕救援不通雖韓白不能善其後亦有先緩而後速者緩者令其弛備速者乘彼不虞彼旣弛備而不虞我之至則往無不克發無不中也

昔者秦攻六國獨與齊好置而不攻齊亦善秦坐視六國三晉燕楚之亡而不救以爲秦好可恃也五國

亡始發兵備西境秦將王賁佯言巡守燕地自北領兵猝入臨淄民莫敢格遂滅齊

韓世忠旣滅范汝爲旋師永嘉若將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餘里羣賊不虞其至鬪城遂降此皆先緩而後速也

岑彭攻蜀至江州以田戎食多難卒拔留馮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至墊江破平曲公孫述使其將延岑呂鮪王元及其弟恢拒廣漢及資中又遣其將侯丹率萬人拒黃石彭乃多張疑兵使楊翕臧宮拒延岑

等自引兵浮江下還江州沂都江而上襲擊侯丹大
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
馳擊廣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敗散以迅速也
速之道其退藏也先之以密其偵敵也知之以悉其
欲得也操之以必藏之不密敵知備偵之不悉投無
益操之不必失所恃也深入而失恃吾不知所終矣

貴和

吳子曰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陣
不和於陣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信乎師